

至聖與正義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至  
聖  
與  
正  
義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至聖與正義

每册實價大洋一角五分

郵費另加

原著者 W. Fullerton, D.D.

譯述者 梅德立

出版者 兼 廣學會  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印刷者 宏文印刷所

▲版權所有▼

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

BY

W. Fullerton, D. D.

Translated by

F. Madeley

Price: 15 cents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34

## 莫序

富爾屯博士爲英倫教會佈道工作之領袖，任事歷有年所，逝世未久，同道頗深悼惜。富博士對於宗教靈性上之經驗極富，讀其演講集已可概見一斑。由此而知，富博士對於人類靈性生活之內容，增加頗多；且皆具特別啓示之真理。此項啓示，頗爲稀少可貴。照理，各個基督徒，實應各有其靈性生活經驗上之貢獻。邇者，梅德立先生，因欲其他同道共享此項靈性經驗，故將富博士之演講輯譯數篇，以公同道。劉廷芳博士在紫晶上有言曰，自古迄今，教會中各代名人皆有其崇拜生活上之經驗貢獻，故所積聚者應甚充足；東西各教會如此將此項經驗互相交換，實爲可貴。此亦本書出版之目

的也，望同仁注意及之。

梅德立先生，前者在華北山西、青州、等地佈道，爲一熱誠工作者，因家庭康健關係，退休英倫，現未能重返中國工作，乃輯譯此書，作爲一種貢獻。謹誌數言，爲讀者告。莫安仁序於滬上廣學

會大廈

一九三三年秋

## 富爾屯牧師傳

富爾屯牧師 (Dr Fullerton) 於一八五七年三月初八日生於北愛爾蘭京城伯爾法斯特 (Belfast)。在那邊，他的牧師在主日學校裏說：『人若要得救，只要領受上帝的恩賜，並說「多謝」而已。』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，他受了聖靈的感動而得了重生，以後，他就學習實業家的生涯。再後，便渡海往倫敦去，在那邊，他與每禮拜日講經給五六千人聽的一位有名牧師叫斯布真 (Spurgeon) 的有了接觸，並且加入了他所創辦的一個神學校。他畢業以後，就在一八七九年四月起，陪着一位善於吹號筒的佈道家，同他一塊兒出門，到各地方去佈

道，一共有十五年之久，結果，很能使多數的男女和孩子們歸向了主，並得了救，他們對於孩子們佈道，是借用一個牧師所曾用過的妙法。原來，那牧師爲要使他的四個兒子能明白信主的意義起見，就對他的兒子說：『你們中間有誰願意將自己的心交給主，就可以上前來和我接吻。』他們都站着一會兒，起初，只有那最小的兒子上前來和父親接吻，後來，其餘的三個兒子也都照樣做了。富牧師用了那方法，表明信靠耶穌而得救，是多麼容易的事。他用了這方法，領了許多孩子們歸向基督。在一八九四年，有一個擁有教友一千人的大教會，請他去當牧師。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之間，富牧師曾和英國浸禮會的衛幹事到過中國，調查傳道事業的狀況。他在中國寄住的時候，有兩件事值得我們的記憶：（一）他在山西平陽

府見有夫婦兩位，因在庚子年承認耶穌爲主，曾被拳匪在額上印上了十字架的符號。(二)在山東鄒平縣，有年輕的兄弟，因在公庭誣告，致下獄大受其苦。富牧師到後的次日，全教會的人都來磕頭，請富牧師設法營救。富牧師却說他沒有置喙的權力，但是，大眾可以祈求主幫助他。富牧師也爲這件事着急，以致晚上不能成眠。那時，他見主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『我在監裏，你們來看我吧。』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官吏就將那人釋放了。在一九一二年，富牧師辭去牧師之職，被任爲英國浸禮會的幹事。當他辭職時，聽衆之中有一百人或一百人以上，因爲受了他的感動，就加入教會。他擔任幹事以後，曾到過斐洲的剛果河流域，察看佈道的情形。在一九二七年，他雖辭了職，但仍然擔任顧問性質的名譽幹事。他又任教會的代



表，往坎拿大去赴會，那邊的大學就授以博士學位。他也到過澳洲和南斐洲去佈道和講經。他曾在英格蘭北方領導一般基督徒過精神上高尚的生活；他在刻稷克年會中，也時常講經。除這一切講道的事以外，他更利用所著的書去感動人。其中：有的書確能幫助人們過上述那種高尚的生活；有的書是專為報告佈道事業的概況；有的書却專寫幾個著名的牧師的事蹟；此外，他也寫了若干首流行的聖歌。

於此，可見富牧師是一位佈道者，是一位牧師，是教會的幹事，是一位有能力的講經家，也是著作家，真可說是多才多藝的了。無怪在去年七月裏，他被人邀請在刻稷克地方，主領三千人所參加的榮譽的聖餐式。他又在同年八月初，被舉為英國教會的代表，赴

德國去參加摩拉維亞 (Moravian) 教會所舉行的二百年週年紀念之佈道大會。但不幸在同年八月十七日，他就在睡覺之際，與世界長辭了。他已到了七十六歲，且已成就了偉大的事業，所以據著者看來，我們似乎不必替他加上甚麼『可惜』的字樣，却要爲在他身上所顯明的上帝的大能謝感主。他既然到過中國，而且曾獻上他的一位女公子在中華作佈道工作，所以我們若能爲他在中華教會史中留下一個紀念，那是一件再好也沒有的事。現在特將富牧師的幾篇說教文字譯爲漢文，印成專書，這樣，富牧師雖然死了，但是，藉着這所譯的文字，我們仍能領受富牧師的教訓。

梅德立·一九三二·十二月十七日

## 目次

莫序·····	一—二
富爾屯博士傳·····	一—五
第一篇 最高的生活·····	一
第二篇 尋見永生的上帝·····	二〇
第三篇 勝罪的祕訣·····	三九
第四篇 聖潔和公義·····	五二—七九

## 第一篇 最高的生活

『盜賊來，無非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我來，是要

叫羊（或作人）得生命，並且得的豐盛。』（翰十10）

我們比從前人是更能理解這宇宙的奧祕了。我們所居住的地球，既不過爲宇宙的一小部分，那末，我們就會想到我們在上帝面前的價值是很眇小的。天文家告訴我們說：這地球是空中旋轉着的有形體者之中最小的一個。他們也告訴我們說：若將百萬個地球放在太陽裏面，太陽尙能多容納幾個。又說：若將百萬個太陽放在空中其他有形體者的裏面，尙有許多可容納的空間。我說：我們真是容易想：我們的地球實在算不得甚麼，而居住其上的人們，更算不得

甚麼。但是，天文家却告訴我們：憑他們用千里鏡或照相術細察的結果，知道在行星之中，只有地球可供我們人類生存於其上，其餘的行星，不是太熱，便是太涼。若真是照他們所說的，這地球必是爲成就一種特殊的趣旨而造的。乃是要安置那些照着上帝的形像所造的男女，他們也必是他所特別注意和眷顧的。我們決不能想：那造化我們的主沒有把他自己向我們顯現。我們若研究萬國的歷史，就知道除了耶穌以外永遠找不出別的人能將上帝表明出來。我所揀選的一個題目，乃是耶穌自己的話。他也特爲告訴我們，他所以來到世間的緣故。他說：『我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豐盛。』

『第一件我所說的事，他說：『凡在我以先來的，都是虛偽的，

我來，特別異於他們。是爲着特別的目的，和他們全然相反。我來是爲要賞賜生命，並且要賞賜的很豐盛。『你們在此聚會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年輕的，應該將耶穌不是虛僞的一層要意，深刻的銘記在自己心上。我述說的很清楚，却不是圓滑的，爲的要使我們容易牢記不忘。那虛僞的來，無非是要使人貧窮；我們的主耶穌來，乃是爲要使人豐富。他們來，爲的是要殺害；我們的主耶穌來，却是要使人生存。他們來，無非要毀壞；耶穌來，却是爲建立，不是要奪取我們的好處，也不是要使人們過着貧乏的生活。他來，並不帶着什麼戒律，也不規戒我們，做我們看爲很合理也是很正當的事。然而，他來到世間，特爲賜福與我們一些新的東西，就是我們真正的生命。他在聖經裏告訴我們：生命包括着復活，因爲若缺少這新的

生活，我們爲人是死了的。那就是說：我們是和上帝隔絕了，但是，他要使我們從死裏復活。『時候將到，現在就是了。連死人也要聽見上帝兒子的聲音，凡聽見的人，就要活了。』（翰五·25）就是無論何處。凡是聽從的人，就要活了。故此說，這從死復活的事現在已經實現了。

你們也自然會想起在這約翰福音上，主說這種生活名叫『重生』，就是說：『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見上帝的國。』從前有個主教，渡海自愛爾蘭往英格蘭，若是天氣很好，那水程是很快心的。因此，那主教就和圍繞他的人談天。到後來他問一個人說：『先生，你生在那裏？』那人回答說：『我生在都伯林，又生在拆斯忒（Chester）的一座城。那主教還未想透，便疎忽地說：『先生，你不能生在兩

個地方！』那人說：『先生，你不明白這事麼？』我的肉體生在都伯林，靈體是生在拆斯忒，當我擔任佈道的職務時，常這樣說：人若只有一次的生，必要有兩次的死；但人若有兩次的生，那只有一次的死了。那俗語是很有意思的。即人若只有一次的生，必要有兩次的死；但人若有兩次的生，必永遠不死；因為基督說：『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遠不見死。』（翰八·51。）反而要看見耶穌，而看見耶穌，並不是看見死，乃是得着榮耀。這樣看來，我們所得的是新生命了。若基督賜我們生命，那他所賜的，『不是出於行爲』（弗二·8·9），而是一種恩賜了。至於我自己是怎樣得的，就是這樣的。在紀元後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八日，羅馬教皇宣告自己是沒有錯誤的。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，法國與德國宣戰。在同年七月二十日



，我信靠上帝不能錯誤的道，能使我進入永久的平安。至於所發生的三件事，第三件最是大，那是前六十二年零幾天的事。那生命就成爲我的了，因爲我樂意去接受。我聽見一個人說。『你若得要救，不要做別的，只要白白的接受上帝的恩賜，並說「我感謝你」。』我立刻接受了上帝的恩賜，不但在舌頭上說，並真的在心裏說：『上帝啊，我樂意接受你的恩賜。』從那時起，我開始說：『我感謝你，』並且繼續到如今，我還是這樣說，至今我也沒有學會，怎樣可說得很好，可是我還要繼續學習。今日這生活是我的，這並不是因爲我配得它，並不是因爲我做了甚麼，或有了甚麼功德，乃是因爲我樂意接受它。至於誰可蒙恩，誰可接受那恩賜，那是很難說的，因爲沒有人算爲太壞，或太窮，或太老，或太幼。今晚上我

們一般在這帳棚裏的人，都可以來取這恩賜。並開始唱那永不完結的感恩的歌詞，就是『感謝上帝，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。』（林後九·15）。當基督來賞賜生活時，他是來尋找一般已有一種微微生活的人。我剛纔說：你們本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的（弗二·1），可是，在當時也有一種的生活。因為生活也有幾種，我所見的幾種美好的花草，真是使我喜愛。食時，我看見桌子上有些花，這在我生平所見的花之中，可算為最美麗的。但它們雖是活着，却是將近枯萎，因為與其根隔開了。我們知道花是有它的生命的。今晚上我過來做禮拜時，有一條狗擋住了我的去路，不願意給我讓路。可見狗是沒有尊嚴的，但它却有生命，和花所有的生命不同。今早晨來到棚裏的時候，我又在路上看見了小男孩，他也是有生命的，可是他的生命

與狗的生命不同，而狗的生命與花的生命也兩樣。這樣，聖徒的生活與其餘各類人的生活也兩樣，因為他是更高尙的。基督來，不是單要把我們已有的生活加以改良，而是要叫我們得新的生活，高尙的生活，和別種的生活。在英文的舊譯的新約上，有個『更』字，華文譯上也有，可是添上那『更』字，並不能使題目的本意更明顯。基督並沒有對我們說：『你們已有的生命，我要多給你們一些，』乃是說：『我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豐盛。我所要給的，必是無限量的、無節儉的、給你們。你們要得的很豐裕，要得的很充分。那所有更完全的一種榮光，對於那下一種的生命，似乎是一種奇事。在無生命的地方，花是被看爲奇事；在沒有毛翼的花看來，蛾是一種奇事；在走獸看來，人在樹林中幽暗之處雙膝跪下禱告，是

一件奇事；在宇宙看來，那創造一切的、無限制的、大能者，也是一件奇事。宇宙間有草木那種的生活，有生物的較高級的生活，有人類那種更高級的生活，更有屬神的、屬聖者的、利屬信徒的、那最高級的生活。『信我的人就有永生。』（翰六·47）『他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』（翰五·24）那就是福音所宣告的信息。這並不是要你做甚麼，也不是要你成爲甚麼，也不是要你遵守新發現的規則，也不是要你將你舊日的人改良，所要的乃是接受那新的。主來，是特意要賜給你，並且不是陸續地賜給你，乃是要給的很豐盛。在這裏，我們要問我們已得了那種生活沒有。前幾十年約翰刺斯欽 (John Ruskin) 說，他所以爲奇怪的，不是人們所受的苦，乃是他們所失掉的好處。今晚上我們若願意正視，願意知道耶穌爲上帝的兒子，是特爲來到

這個小小的世界，因為其中有可以得他所賞賜的大恩賜的。我敢說，在我們中間，沒有一個人不是樂意接受基督所給的。『我不以人所受的苦為怪；所以為怪的，就是他們所失的好處。』弟兄們哪，姊妹們哪，不要失掉這種恩賜。

前幾年，我在英格蘭中部，領傳道會時，是和教會的牧師同住在一起，一天晚上，他的女兒要求父親准她獨自個見他。我覺得很喜歡，因為她不要見我。可見她要得着幫助的時候，是去見父親的，不是要見生人的，這就可證明那為父的是多麼好啊。他領他的女兒到了客堂，有過一番談話以後，他就把談話的結果告訴我。她是一個敏慧的、受過教育的、精神活潑快樂的、女孩。她在交際場中，更是活潑出眾，她也滿有機智與詼諧，真是一個非常的人。她和

父親到了客堂，沒有別人在跟前，她就將頭靠在父親的肩上，突然哭起來，並對父親說：『父啊，我若作基督徒，是不能再玩笑麼？』這樣的話，你們中間有人聽了，必以為是很可笑的。我已經說明她是一個怎樣的女子，她的生活是很快樂的，她所怕的是：作了基督徒以後，要成爲一個呆板的人，不得不把她的快樂的生活放棄。但是，她的父親却告訴她說：『基督決不會把任何真正的福氣奪去。主不是什麼盜賊，他決不會把我們所有美好的東西奪去。他能使人富有；他不會殺害，他要使人活着。他不是毀壞，是要建立。』那女子信服了基督，擔任了基督的服務工作，以後，就成爲一個更聰明和快樂的人。今晚上，我要根據我的六十二年的經驗，告訴諸位這一件事，就是基督能使人終身過着更美的生活。你們若能接受他

所賜給的生命，連你們肉身的的生活也必成爲更優美的。在基督的那些最可尊敬的和上好的僕人中間，有的人久爲病魔所纏擾，但是，我想我們中間，若早有人接受了基督所賜給的豐盛的生命，就不必這麼長久的作病人。我們相信基督徒比沒有成了基督徒的人一定要更健康一些。他們所蒙的救恩，能使他們脫離許多的罪惡，和因罪惡而產生的許多疾病。基督也要叫你們靈智上的生活成爲更高尙的。倫敦最著名的牧師司布真 (Spurgeon) 記着說，當他仰望救主而活着時，他頭腦裏所累積的和混合的許多思想，就成爲齊整而有秩序的，如同擱在框架的各間隔之間，無論什麼時候，要用都可以很容易的取出來。我們中間若有人願意多量的領受基督所賜的生活，他們的爲人就不該那麼的無智識。我們要有更好的記憶力，同時，也該

知道什麼是應當忘記的。我們若有基督所賜的生活，就該忘記我們所不該想、不該做、的事，同時，又當記得我們所該想和該做的事。你們必更能鑑賞美的生活和世界的美觀。當你看蒼天的藍色時，它必成爲更藍；看地面綠色時，它必成爲更綠。你對於音樂，也必有更正確的鑑賞力，使你樂於聽之。同樣，爲工匠的，必更巧於手藝；爲實業家的，必更能辦事。在家庭裏必能過着更美的生活。基督能賜人以新生活，那種新生活能使肉身生活的各部分更富裕、更廣大、和更美備。他來，不是要盜取，是要使我們富足，並擴大我們的眼界。他來，是要賞賜我們勝利的生活，豐富的生活，震動的生活，和唱凱歌的生活。他所賜給的生活不是貧血的人所有的生活，乃是豐滿而有榮光的生活。他所賜給的那種生活叫作『永生』，這



不是因爲它能永遠長存，乃是因爲它所有的本質和特性使它不能不存到永遠。我們在世所有的生活，不過是爲現在預備的，也是一種適於肉體的生活。這肉體的生活不能存到永遠。但是，基督所賜給的生活，必能常存到萬代，因爲它所本有的特性是常存的，是毫無窮盡的。在經上別處，稱這種生活爲『真正的生命』。現在我們所有的生命，似乎不是真實的，也像做夢一般；但是，主所賜給的生活，却是真正的、實在的。使徒書信上勸勉我們，叫我們抱定那『真正的生命』。你們那些爲母的就容易明白那些話的意義。你們一見某孩子或某嬰兒，就能從孩子強弱的氣色上斷定說：『那個孩子不能在這世上長久的活着。』但是，隔了一年，因見那孩子很壯健、很肥胖，你們就說：『那個孩子已經把握住他以前所沒有把握住

的生命。』試問：我們有否把握住那真正的生命？從前在英格蘭出過一個人，他是一個著名博物學者，又是一個著作家，他姓澤夫立茲名理查（Richard Jefferies），他寫了幾部關於自然界的著作，其中最含美意的一部，叫作心的歷史，現在且節錄其中兩段如下：在那裏，我獨自一人下到海邊。我是在海水的泡來到我脚前之處站立着，用盡眼力，望着日光反映着的大洋。在我的背後，有大地所結的豐厚的果實，和山上已經發了黃的麥子。在脚底下，地是很堅固、很結實的。在天空，有大日照耀着。在眼前，有廣大的海在波面上，有又大又涼的風吹來。地和海的生活，和太陽的熱氣，都充滿着我的肺部。我仰了臉朝着太陽，我開了口去接受風吹。雖有洶湧的海浪，我仍高聲祈禱着。我心裏的意志和洋海一樣的有力量，我就發出

聲音，對洋海的大能說：『給我以豐滿的生活，像洋海、太陽、大地、空氣、那樣豐富的生活。給我以豐滿的肉體生活，給我以精神的生活，使所給的不但等於剛纔提到的豐滿，並且還能比這更豐滿。關於靈性，使我有豪俠之氣，而能達到萬物所沒有達到的完全。請將我心裏所正求的、那不可勝言的、在我裏面像海潮般漲落着的、願望，賜給我，使我能得到像海浪般前進的力量。』他所祈求的也就是你們所要祈求的。他以美麗的文字發表你們所要述說的思想。但他的祈禱却沒蒙應允，因為他是向那不是生命的源頭祈求的。以後，當他病臥在牀上，而生命危在旦夕時，他的妻子取了一部比甚麼書更含有美意的書來，並且讀給他聽。你們知道這是一部甚麼書呢？就是世界上最含有美意的一部書路加福音。他藉着那部書，

他的祈禱就蒙應允了，因為他已得到了應允祈禱的源頭，並得到了豐盛的生命。在他去世以前，他告訴他的妻子說，他所以落後，就是因為過於重視自己的智力。敢問：阻擋你們前進的是甚麼呢？不是過於重視自己的智力呢？今晚上，我們都要相信基督是已經準備好，並且願意把最大的幸福賞賜給我們，就是那永遠的生命，神聖的生命，豐盛的生命，有榮光的生命，和得勝利而唱凱歌的生命。請注意他這樣的賜與，是必須付重價的。他說，他是捨了生命，為的要把它取回來。他並不是輕易捨棄生命的。他來到世界上，特意為我們經過說不盡的痛苦。他流寶血時，是何等的痛苦；他所領受的，是何等的痛苦；他所撇下的，是何等的榮耀；他所成就的，是何等大的成功。他捨了他的生命，而他的父所以離棄他，正是因

爲他捨了他的生命。父和子所切望的，就是男女老少無學問的和有學問的，都能接受他白白賜給人們的生命。

四年前，我在南亞非利加，到了山中很華美的一座城，叫作比勒陀利亞（Pretoria），那城有爲政府特蓋的大廈，價值百萬元，而蓋的時候，連一個釘子也沒有用。此外，還有一件值得誇張的事，那就是能供給飲料的一個泉源了。聽說這泉源每天能供給四百萬加倫的水。我想所發出的水比這還要多一些，但是，我不要言過其實。在抽水的時候，不必用唧筒，也不必用濾水器。夏天和冬天一樣的能發出水來，水量也是一樣的。我很盼望能看見這泉源，但是，有人告訴我說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有一天，女主人帶我進了泉源所在的大廈，那看守的婦女就准許我們進去參觀。她招呼一個非洲僕人，陪

我們到泉源所在之處。他開了鈎鎖，將兩扇活動的門推開，我們就進去，往下看那被日光照耀得珍珠般的和放着光的清水。這泉源天天發出四百萬加倫的水，住宅裏的人只要將房子裏的『水塞』旋轉，水就源源不絕的流進來。水來到那地方，不是因爲人在那裏，而是因爲泉源早已在那裏。假使你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發見了好行爲和救恩，這不是因爲好行爲叫他得救，乃是因爲救恩有那好行爲爲其效果。基督所賜的豐盛的生活，彀使各個人和萬萬人心滿意足，並且滿足到永永遠遠。

## 第二篇 尋見永生的上帝

『我們勞苦努力，正是爲此，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

上帝。他是萬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』（提前四..10）

『勞苦努力』，暗示着在運動會上忍耐到底而得獎賞的人。

（比林前九..24）若將原文譯爲『我們服事（二十一）而努力，正是爲此，因爲我們信靠』云云，也行，或者對於理論方面更合宜。我們不是因爲服務和努力，所以信靠；我們是因爲信靠永生的上帝，（就是萬人的救主，爲萬人施行救恩，並將其中的一些人拯救到底的。）所以才去服務和努力。我要請諸位注意四節經文，這四節經文能告訴我們，信靠永生的上帝怎樣能使我們脫離一切虛假的信靠。這

四節經文是這樣寫的：（一）『因為他們自己已經顯明，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，你們是怎樣歸向上帝，離棄偶像，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上帝（帖前一·9 原文的次序）若說『你們離棄偶像，歸向上帝，』這也是說實話。但是，這對於基督徒經驗所有的次序，就不相符合了。我們並不是因為離棄了偶像，才去歸向上帝的；乃是因為我們歸向了上帝，才去離棄偶像的。在聽者之中，或者有人說：『你不必對我們說到離棄偶像的事。』至於是否應當這樣，我却不能斷定。在我所認識的很熱心的基督徒中間，也有些偏信吉物的人。也有人相信星宿和他們命運的好坏是有關係的。有時，他們以為星宿太遙遠，無從捉摸，就去觀察手掌上的線紋。若不這樣行，他們就去查看茶杯裏的茶葉的多少。但是，我們若歸向了上帝，而離棄了偶像



，我們就能將一切虛空的事除去。(二)『我們(即保羅和巴拿巴)傳福音給你們，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，歸向那創造天、地、海、和其中萬物的永生上帝。』(徒十四..15)我們既將偶像離棄了，我們就能再進一步了。(三)『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，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上帝，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，除去你們的死行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上帝麼？』(來九..14)。在這世界上，一方面有活行，在另一方面也有死行。活行是出於一個活潑的心；死行是那沒有活潑的心的人所作的。在我們中間，大概沒有多少人能回想從前所用慣的一首奮興教會的聖詩，它是這樣寫的：『沒有事你能作，能够使人得救，許久時以前，耶穌早已成就了。你若沒有相信耶穌聖名，你一切所作的真是死行。』不論所做的是甚麼，都能成爲死行。但如

果它發生在你們和耶穌之間，以致阻礙我們不能信靠主耶穌的恩，那真是致死的死行了。(四)『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，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。』(提前六：17)這樣，無論風從那一方面吹來，只要我們能信靠上帝，我們就能站立得穩。我們不倚靠偶像；我們不倚靠虛浮的人和虛空的敬拜；我們不倚靠死行；我們不倚靠無定的錢財；我們所仰望而倚靠的，只是上帝，就是永生的上帝。

所以我憑着上帝的恩助，要對你們講解他怎樣成爲永生的上帝。上帝不是遙在遠方，而是離我們很近的一位神。他對於人們的生活，不是一個無感覺的旁觀人。他也不像在監裏推磨失去視覺的參孫，雖然是在動作忙碌，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，末後要有甚麼結果

。他所有的是豐盛的憐憫和慈愛。在我看來，我們若去思想生活含有何種深意，那必是於我們有益的。試問生活有甚麼附屬品？你們回答說：凡有生活的地方，一定有感覺。現在上帝既是永生的上帝，他也一定有感覺。他能擔憂，也能歡樂。我們中間若有人多受患難、痛苦、試驗、和令我們失望的事，就要想起上帝是怎樣體諒我們，並彼此勸慰：『我們在一切苦難中，他也同受苦難。』無論有甚麼痛苦刺激我們的心腸，他是與我們表同情的。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向罪人多顯慈愛。經上說：『一個罪人悔改，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爲他歡喜。』你們或者會說：『就是天使也要爲他歡喜。』不錯，可是，所含的意思還要比這更美，因爲那有天使站在面前的一位上帝也要爲他歡喜哩。什麼時候有罪人悔改，上帝的心就被這

新生之樂所鼓動。你們中間如果還有未曾回頭的人，今天若回頭歸向上帝，信靠耶穌，並讓那在天上的上帝拯救你們，那真是能使他歡喜快樂。

試再想到：生活的附屬品是什麼？你們說好，凡有生活的地方，也一定有言語。雖然素常都是這樣的，可是全身若患強直症，也能產生一種無感覺和沒有言語的生活。不過雖然是啞子，他也能用種種手法來表示意見。上帝既是永生的上帝，也是能言能語的。聖經所以那樣的寶貴，就是因為它裏面含有上帝所說的話，它裏面含有上帝的聲音。你們豈沒有聽見麼？當你們讀經的時候，豈不有時感覺上帝所嘯的氣達到你們面前麼？豈不曾有經上的某節被天上來的榮光照耀着麼？豈不曾聽見上帝藉着他經上的話，直接和你說話

麼？上帝既是永活的神，他現在還能和人說話嗎？對於這樣的問題，你將怎樣答覆呢？是的，如果上帝是永活的，他一定還能和人說話。他是藉着他的道說的。當你們猶疑不定，不知道該往那裏去的時候，你有沒有聽得背後的一個聲音對你說：『這是你應當走的路。』你有沒有遵命去走那條路？自從摩拉維亞（Moravian）教會差遣第一個代表出外佈道，至今正滿了二百年，而那人所以要去，是因為聽從上帝的使命。親層多夫（Count Zinzendorf）是教會史上一個很可尊敬的人，一天，他正在燒些紙屑，看見有一片紙似乎不大好燒，他就把它拾起，拿來一看，上面寫着這些話：『主啊！叫我們都藉你身上的那些釘痕，明知道自己已蒙召，被揀選，』他讀了以後，心中大受感動。當時，在他所繼承的家產上，有他所請在那裏居住

的一班避難的青年，他們都是向上帝祈求，要知道他對於各人所有的旨意。所以親層多夫就將這片紙送去給他們看。當他們讀着的時候，他們也深受感動；因為這是上帝直接對他們所說的話。他們都明白他們應該怎樣去做。他們不但要倚靠耶穌，使自己蒙救恩；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跟從那身上有釘痕的救主的脚蹤。當場就有兩位自獻給上帝，要出外佈道。上帝對其中的一位所說的話，不是藉着那半燒的紙片，也不是藉着經上所說的話，乃是夜間直接的對他說：『你就是該往聖托馬斯 (St. Thomas) 去佈道的人，』這聖托馬斯就是虐待奴隸很厲害的西印度羣島中的一島。他既確信上帝已直接對他說了，以後有親層多夫為他抽籤，使他知道他不是一個應當去的人。結果，他們就抽出一片紙，上面寫的是：『准這個童子去，』

因爲主和他同在。』這樣，他們就准他出門了。原來，他所聽到的那聲音，明明是上帝的聲音。我再舉一事爲例證。我所曾熟識一人，名叫馬克路羅伯 (Robert McCall)，他辭去勒司特城 (Leicester) 牧師聖職，特與夫人同往巴黎，去看那裏的光景。他曾請聖教書會發些法文的勸世文，但是，沒有寄到。所以他一到倫敦，因不願意空手往巴黎去，就急忙上聖教書會去，拿些未曾到手的勸世文，再去趕火車。當他剛到車站的時候，汽笛已經響了，使他幾乎誤了車。到了巴黎，他就各在地方散佈那些勸世文。他不會說法國話，並且以後也不會擅長法國話，但是，他會說兩句法國語：一句是『上帝愛你們』；一句是『我愛你們』。他心裏常常自問：我能做甚麼幫助他們呢？有一天，他站十字街口，有羣衆圍繞着他，忽然有一個會說英國

語的人從臨近的咖啡室跑出來，對他說：『你是一個牧師，在這裏有好幾千人已經把那迷心的宗教除去，誰人願意用真道來教訓我們，我們是很樂於傾聽的。』馬克路羅伯從那人所說的話裏，聽見了上帝的聲音。在往後的幾年之中，他雖再三在附近地方尋找那說話的人，却始終沒有尋到。但是，上帝藉了那人直接對他所說的話，使離開本地，往巴黎去創立『馬克路佈道會』。上帝對人說明他旨意的方法是很多的。

我曾到過中國的某城。那時，有個教友被人誤告，以致收在監裏。他坐在獄裏窗戶前，兩臂用繩索綁起來，似乎沒有出獄的希望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寄居的小屋裏，上帝忽然使我醒了，我聽見耶穌的聲音很清楚的對我說：『我在監裏，你們來看我。』（太廿五：36）。



不消說，我們對於中華法律的執行，是沒有置喙的權利的。但是，到了次日上午，那城裏的教會的全體教友，都來到教師們的宅地，問我有沒有幫助他們的辦法。他們就磕頭求我想法子，使他們的兄弟得釋放。但是，我們不能有什麼行動，只不過作懇切的祈禱。當場我們就禱告，而那天晚上，那人就被釋放了。以後在青州府（山東）我再看見那人。上帝能藉着一片紙，一個夢，和直接對人說話的聲音，對你說話。但是，最多用的，就是聖經上所載的道。上帝是永生的上帝，他能對人說話。你切不可如此處置，使上帝無法顯明他要你走的路，和要你遵行的旨意。

你的生活之中，還有甚麼附屬品呢？你說還有所行的事。凡有生活的地方，就必有運動，就必有所行的事。要想到沒有運動的生

活，是不可能的。托馬斯喀萊爾 (Thomas Carlyle) 在意氣不平的時候，說：『上帝是在天上，但他不做甚麼。』這樣的上帝豈能成爲你們的上帝呢？那被稱爲智者的人，他對於上帝的認識是很有限的。因此，當他在倫敦享盛名的時候，他的住在蘇格蘭的老母親就寫信給他說：『唉！托馬斯 (Thomas) 阿！不要因爲你的學問，忘記了你的道。』可見她比他更加聰明些。上帝在天上，是不間斷的在行事。人們控告耶穌不守安息日時，他就這樣說：『我父作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作事。』連安息日和週日，無分晝夜，他總是這樣做：『我父作事，我也作事。』而且，我們也可說，聖靈也在作事，今天早上他是在這裏作事。

在美國釋放黑奴以前，爲他們辯護的那些演說家之中，一位最

能動人心的，就是達格拉斯腓特烈 (Frederick Douglass)。他到各處勸勉

黑奴要求當然的權利，使他們大大的感奮。可是，他在某地演說時，他竟喪失了銳氣，而他演說的結論也不恰當，他說：『凡事都不反對我們，白人種反對我們，本國的法律不利於我們，時代的思潮不直於我們。在我看來，受壓制的可憐的奴隸的前途，真是沒有希望。』說完了這些話，他就坐下。但是，那不是演說會的終結，一個身材短小的女僕就站起來，發出尖銳的聲音說：『腓特烈阿！上帝豈死了麼？』聽了這話，他就觸電似的起來說：『這一點我却遺忘了。』上帝能幫助他們，使他們不能不得勝利，結果，他們就得了勝利。上帝是永生的上帝，他不是發起了一件事，留下不做，要你我去解決一切的。他是一個活着的上帝，是在不間斷的工作着。

上帝有感覺，能發言，能工作，此外，還有甚麼呢？自然該答，上帝是在救人。因為他是上帝，他必是一個拯救者。他並不是創造了我們，要我們自投死地的。『他是萬人的救主。』不論是男的或女的，在世沒有一個不受上帝恩典的人。第一，你的生命是得之於上帝的，他是我們靈魂的父。你們得以進入世界，是因為有父母，更因為有上帝。他叫得救的男女永遠的得救。他說：不要害怕，我是你那造化之主，你的救贖主。我既創造了你，所以也是你的救贖主。既為萬人的救主，所以萬人當有機會知道這位救主，都當有機會聽那福音的故事。上帝不是一個易怒的、要毀壞人的、上帝，乃是拯救人的上帝。我回想我作孩子的時候，我以為上帝是在很遠的地方，而我却在這裏。上帝用大聲發出他的律法，並用火焰一般

的眼光攷查我是不是在遵守他的律法。若不遵守，我就有禍了。我早想上帝在一邊，而我却另在一邊。等到我學着而明白福音的真意時，我纔知道上帝是來到我這邊。這就是耶穌來到世間所有的意義。上帝說，你和我可以聯合作成這件拯救的事。可知必有這兩者，纔能成就上帝的旨意。但是，終究全然在乎上帝，他是那救世的主。

你會讀過上帝在貧民窟中這本書麼？若讀過了，定會記得哈拿喀德隣（Catherine Hine）的故事。她是一個軟弱的婦女，要往中國去傳教，就去見醫生，醫生說她不行。我見有許多有希望的想做傳教士的男女，被醫生認為不合格，不准出去傳道。我爲了這件事，心裏時常難受。我想保羅當初若是受了醫生的診察，恐怕永遠沒有出門

佈道的希望了。但是，他所作的事，却比這更美，因為他帶着醫生，與自己一同出門。上面所提到的那個婦女，因為要事奉上帝，以爲達到目的之最速的辦法，便是加入救世軍會。當局者派她到威爾斯 (Wales) 去，但在那邊，她的身體更衰弱起來。他們就派她在公事房裏服務，但是，她心裏不知足，因是她要對人談道，尤其是對中國人談道。後來，她知道在坡配拉 (Poplar) (倫敦的一部分) 有中國人，她就在坡配拉賃屋，而搬到那邊去。她是爲了基督的名，到那邊去住的。她又另外賃了一間房子，請中國人到她那邊去。她不懂得華語，只拿些圖畫給他們看，並彼此交換意見和思想。她的人格和她所見證的道，竟領了一部分人順服基督。其中之一位必須回中國去，那人歸主的經驗，使哈拿小姐很感興趣，她就將救世軍的一面

小旗子送給他，叫他一同帶回去。那人回國到內地的本鄉，在那裏住了些時候，過着很簡易的生活，對於外界的大局，幾乎全然沒有知道。他回到他們中間，給他們說起他所認識的一位救主，和上帝所能爲人施行的大能。其中已有幾個信從了主，以後，他忽然得到信息，說是山賊相距很近，祇不過三十幾里了。那邊的信徒聽了這消息，就到他面前來問他所講的究竟是不是真的。他不知道怎樣回答，心裏想哈拿小姐若處在這難境，是要怎樣行呢？她必要禱告上帝。所以他就禱告，上帝就直接對他說話，使他回到朋友中間，臉上帶着光榮，說道：『是我所講給他們的道是真的，而上帝必要救他們。』說時，土匪相距不過二十五里了。再等了一會，聽說相距不過二十里了。兩他們不論到那裏是殺人流血的，他們最要殺的是

基督徒。他再想：此際的哈拿小姐要怎樣行呢？她或許要出去，甘受危難。所以他手裏執着小旗，挺身而出，要與土匪的頭目覲面。那人就定睛看他，說道：『你從那裏得了那旗子？』他就告訴了他。那個匪首也曾到過坡配拉，但不曾受聖靈的感動。他雖沒有受感動，却不曾率兵洗劫那村莊，他們就繞着走，於是，莊裏的人就得脫難而得救。試問：那邊的人爲甚麼得救呢？就是，因爲上帝是永生的活上帝，此外，沒有別的答覆了。

我們的上帝有感情，而我們也知道他是對我們很關心的。他也能行事，誰能使所行的事像那全能者一樣呢？他也施行拯救，使人們全然得救，立刻得救，永遠得救。當我們回到所熟知的住處時，我們仍要服務，仍要勞苦努力，我們雖是因信而得救，但是，我們



仍然要努力。我們必要努力，使上帝因了我們所過的生活，得着稱讚和榮耀。我們要服事，我們而努力，因為我們有信心。因為我們所信仰的是與我們相近的永活的神，就是拯救者，那有情者，那作事者，和那說話者，所以我們必要更懇切的去服務，去努力。我們相信他要顯示其大能，因為他處處能與人交接。但願我們都在那些信靠他而十分信從他的人的中間！

## 第二篇 勝罪的秘訣

『但現今你們既從罪得了釋放，作了上帝的

奴僕，就有成聖的果子，那結局就是永生。』（羅六·22）

本題所包含的，共有四項：（一）罪惡，（二）服務，（三）成聖，（四）生活。這就是（一）從罪裏得釋放；（二）蒙召作上帝的僕人，但這是十分自由的；（三）時常結長存的果子；（四）所有的生活，是永生的。在這四天的大會中，以上的四項，是人人所應當經過的四個步驟。還有在本題目裏和前後文裏曾提出三種應付以上數項之辦法：第一，是下節所提的『工價』，經上說：『罪的工價乃是死，』在二十三節上有『恩賜』這兩個字，又在我們的題目上有『果子』

這兩個字。恩賜是在果子和工價之間。

我們要從罪裏得釋放；我們所以要從罪裏得釋放，是因為我們本來是罪惡的奴僕，不要讓任何人來欺哄我們，我們獻上自己作奴僕，我們順從誰，就作誰的奴僕。罪是要付工價的，始終付工資的，往往是主人；而得工價的人，必須時常作工，那就未免有些使人爲難了。那些工作着在每星期六領工價的人，在本星期作工時，必須用上一星期的工錢買飲食，人們越多，犯罪就越發要犯罪，而犯罪的時間越久，就越發捨不得。因此，最緊要的事，就是我們必須從罪裏得釋放。我們熟思羅馬人書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講論的，有時很以爲兩章的教訓不同，其實，這裏所分成的章節，都是人爲的事，而我們所要討論的題材，已經溢入於第七章的了。

我們怎樣可以從罪裏得釋放，論到這一點，有兩個隱喻，兩種方法，兩種描寫，或兩種比喻，可以供我們的參攷：一個是在羅馬第六章，另一個是在羅馬第七章，如果我們心裏順服，所傳給我們的道理的模範，我們必得知道『罪在那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』。也須知道，藉着恩典，我們得以脫離律法的轄制，使它沒有權柄定我們的罪。我所要說的就是若罪已作了我的主，而我也被罪捆绑，那麼，使罪得釋放，只有兩種方法：就是或者我死，或者罪死，試問：二者之中，我們要選擇那一種呢？

羅馬人書第六章上，已經給我們清楚的講明了。當基督死時，我們也是死了，此後，我們以為自己向罪，是死的，向上帝，是活的，基督何時死，我們也何時死，我們看自己是和基督相同一的，

我們真是在他裏面和他同死。但是，這還沒有把我們的意思說完；因爲一入第七章，我們就會看一個在丈夫制度之下的女人，在她的丈夫還活着時，她是受律法的約束的。在這裏，那寫書信的一位使徒，似乎把所用的隱喻反用過來，因爲他不說她的丈夫是死了，反而要證明死了的是那女人。論到這件事，我本來沒有什麼見解；後來，我讀到靈性界的權威者，本格爾 (Bengel) 氏的註釋，始明白它的真意。現世代的人，多以爲他是一個舊式的人，可是，在當時，他不但以神學著名，同時，也以所有的聖德著名的。某少年因爲要知道他所過的生活是如何的神聖，就在某夜藏身在本氏自修室的幕後，要察看他的靈修方法。本氏坐到深夜，還在作他的聖工，到末後，他就擡頭向上帝，仰面說：『主啊！還是那舊日的交情吧！』說罷

，就入睡鄉。本氏曾這樣說：『你本是一個嫁給「罪」的人，你必須先成爲寡婦，然後纔能和基督結婚。』請把這些話和經文中最關緊要的一節（『他爲了我們成爲有罪的』）相提並論，我們却認明他死了的時候，罪也死了，而我爲罪人，所以也死了，這兩種講法都行了。現在我們的論點，是：不是我死了，乃是罪死了，所以我對於那捆綁我的律法也是死了。

我從罪裏得釋放，因爲我以為基督死了的時候，我自己也是死了；我從罪裏得釋放，因爲我以為基督死了的時候，罪也死了；這樣，我就脫離了律法的束縛。從兩方面看，這是實話，我不是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，『這樣，我們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顯多了麼？斷乎不可！』我們怎能貼近那要叫我們死亡的事呢？因爲

罪已經死了，我們應當仍去犯罪麼？我要感謝上帝，因為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我們就得脫離死亡；那是真正的脫離，也是真正的自由。

『從罪裏得釋放，』刻稷克 (Kewick) 聖會所重視的、和多半教會所忽略而不分明的、一件事，就是人能立刻勝過罪惡。你們或許記得聖奧古斯丁 (St. Augustine) 曾披戴了耶穌基督不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的事，他說：『我將我那一切下賤的事立刻就除掉，有什麼要阻擋我呢？』結果，他在年幼時，所遭過的誘惑就不再誘惑他了；因為他已在耶穌基督裏面成爲一個新人了，因為圈套已打破了，他已從罪裏得了釋放。你或者要說：『人不能從罪裏得釋放；即使能夠，也非時常和罪惡爭戰而得到勝利不可。』其實，那樣的說法

是不對的，你可以藉着一次偉大的信仰，從罪惡裏得釋放。這並不是說，你在世上的時候，就能達到那不能犯罪的地步；但你在這世上，可以達到一個『不必犯罪』或『能夠不犯罪』的位置，那是和你所說的大不相同了。又不是說你將要脫離試探，因為你將在無意之中遭遇試探；但是，你可以藉着信心而得勝利，『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』

以上所說的乃是第一步，『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，』這是真正的、實際的、確實的、自由，不是一種幻想的、屬於神學的、理想，我們就用了所得的自由，特為擔任新的奴役，就是『作了上帝的奴僕』。我們成了他的用人、他的奴僕，我們就進入上帝的家庭，準備照他所吩咐的去行。我們成了他的僕役，着了他的制服



，站着等候，只要他以目示意，我們就去遵行他的旨意，或到他要我們去的地方。而上帝所最多用的僕人，定是和他最接近的一個。你在辦事的時候，你若有好幾個用人，你決不會到上下房去找可以打發的人，你會對那在你跟前的一個人說：『你去辦罷！』假使你要被上帝所用，你應當常在他的跟前，時常和他接觸，當你說到自己的時候，就當十分自然，一點也不出於勉強，正像保羅指着自己所說一樣，他說：『我屬於誰，我就服事誰。』但是，我願大聲地告訴你們說：『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，又事奉瑪門，』你們不能服事兩個主，你們不可以利用瑪門，却只可以准一位作你們的主，那就是上帝了。現代人多說到爲人類盡力，和服務社會的事，但是，那樣的服務，常會像煙雲一般的消散。原來，我們雖要服事世人，却

不是世人的僕人，乃是上帝的僕人。我們若能忠心對待上帝，上帝就真的能引導我們。當英國女皇以利沙伯對於培根有所懷疑時，培根就寫一封信給女皇說：『我屬於你，過於屬於別人！我屬於你，過於屬於別人！』意即他比人家更忠誠；他想：自己爲忠誠的僕人，也比人家更切實。我們自稱爲上帝的僕人的人，也要顯出忠厚的心來。

第三步就是『有成聖的果子』，『沒有聖潔，就沒有人能見主。』在新約上所載的書信裏，那最早寫成的，就是哥林多前書，這書信曾兩次勸勉我們成爲聖潔。在希伯來書十二章上，也曾兩次提到成爲聖潔的事，其中有兩句最關緊要的話，其中的一句，尤值得牢記，它說：『要追求聖潔。』又在林後七章一節裏所記的高尙理

想，是這樣的：『當潔淨自己，敬畏上帝，得以成聖。』

今晚上，我們要將『成聖』看爲當然的權利，並且還要請求它，我們不要害怕所請求的是過於我們所應當請求的，我們是來到一位君王的面前，我們不能向那好施的君王求得太過分。『我們有的是成聖的果子，』使我們成聖的，不是我們的服務，乃是我們裏面的真正生活，那種生活既是永續不絕，我們就不能不時常結果子。那是像香橙樹一樣，是時常在結果子的，它先開花而後有未熟的綠色的果子和成熟的果子。在香橙樹上常有甚麼花或什麼果，我們成聖的果子也是這樣。但，這種聖潔，不是我們因服役而得的獎賞，也不是我們服役的效果，也不是我們服役的工價，乃是愛心的收入和效果。

你或者會說：『我不能不對它有所懷疑。』又說：『我從前已  
在某教會中得着了。』但是，你永遠不能達到，你却可以用手去拿  
，你還是一個窮苦的罪人，算不得甚麼。但是，你能得一切所需要  
的恩典，並且現在能得到。

『你有那成聖的果子，而結局就是永生，』那不但是結局，也  
是神對於我們所有的旨意。那稱爲『永生』的生活，不但能常存，  
更有它的特質和本性，它是一種必須長存的生活，到了終局，它是  
在那裏因爲當初它也在那裏。屬天的街道，是在地上起始的，若不  
在這裏首途，你就不能到天堂。假如你要知道什麼是永生，約翰一  
書第一章第二節就會告訴你說：『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，我們也看  
見過，現在又作見證，將原來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

傳給你們。』耶穌自己就是那永遠的生命，『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，當他顯現的時候，我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。』

從前有一位先生來到刻稷克聚會。他姓賈得聶，名騰普爾 (Canon Temple Gardner)。他以後在埃及的京都開羅城成爲一位有名望的傳教師。他在牛津爲大學生時，已經是出死入生了；但是，他最後的決志，却是在刻稷克的聖約翰教堂裏。當他信仰基督時，就在牛津的宿舍裏貼上一句格言：『看哪！我使萬事更新了！』他又在所寫的信上說：『似乎在那一天，全部聖經中的那一句話，於我最覺適合，因爲我既住在一個美好的、可愛的、世界上，我心裏的喜悅，正像新婦和新郎同在時所有的喜悅一樣，因爲強烈的感覺基督和我同在，我幾乎要寫我感覺基督的懷抱了。當時真覺得是那樣，

而我也感覺他的仁慈，真是奇妙非凡的愛情。在當時，我就避免與人會面，因為我是忍受不住，我也夜深不睡，爲的要與我所不見的那位愛人有所默契。當我到刻稷斯去的時候，不是我一個人獨自去的。『我不知道你們各人離開這裏以後，要往那裏去，但我希望在我們之中，沒有一人獨自回去。』

## 第四篇 聖潔和公義

『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，就可以終身在

他面前，坦然無懼的用聖潔、公義、事奉他。』（路一：74-75）

我們都是靠着常讀聖經得以熟識這兩節經文，我們也知道這些是撒迦利亞的話，而出自主將近來到時所唱的一首聖歌。當時的全世界，好像都在發聲歌唱，表示非常愉快的狀態。此外，還繼續唱着好幾個歌，可知在我們的主親臨賜福的時候，常常是這樣的。當我主第一次降臨的時候，人人都唱着歌，先有馬利亞的『我的心尊主爲大』；又有撒迦利亞的『上帝是應當稱頌的』；又有西面的『如今可釋放僕人，安然去世』；又有天使的『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

上帝』。撒迦利亞、以利撒伯、馬利亞、西面、和天使、都這樣的唱着，那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。現在我們藉着所唱的歌，就能通曉上帝的大愛，並能進到基督的面前。撒迦利亞雖然唱，但是，最初却不唱，因為他不信故事是這樣的。當他在主殿裏事神的時候，有天使對他說話，他因為不信所說的話。就成了啞吧；有許多人因為不信，就成了啞吧；有許多人因為不信，就沒有可作的見證。撒迦利亞等了好幾個月，等到他能再開口的時候，就能言中肯綮，利從前不同，而本篇的題材，便是他所說的話的一部分。他的出世雖在基督以前，他却應當學着基督為他的百姓所傳佈的福音。現在我要提到六樣意思：（一）他已學得了這件事，我們是事奉主。我們曾那樣的學過麼？我們能不能說：『主啊！你為我所服事，不要將我免



職，却要訓練使我照着你的旨意去行，因為我在這麼寬廣的範圍以內，也有能盡的職務。除准我繼續事奉你以外，我並不要求甚麼獎賞。』(二)撒迦利亞所學得的第二件事，就是：他應當事奉上帝，因為他已得救。他所以能得救，不是因為他已事奉上帝。你能增高你學道的程度到這個高點麼？你不能因為作了上帝所喜悅的甚麼事，就希望得救，這是因為你得了救，纔能得上帝的喜悅；你不要把次序顛倒。(三)撒迦利亞知道了上帝拯救人是全然拯救的，我們是被救脫離了一切仇敵之手。試問我們已達到了這個地步嗎？我們應當知道上帝不是從少數仇敵的手裏拯救人，他是從一切仇敵的手中拯救人。(四)他知道我們應當坦然無懼的事奉神，我們應當感覺我們不是在一位無情的督工者的手下工作着；我們所事奉的，乃是

一位滿心是愛並且在我主耶穌基督裏成爲我們的父之上帝。(五)他知道了我們是一生一世事奉上帝的，在服事基督的時候，我們連一日也不休息，也沒有假日，因爲我們自己不要休息。

我不要對以上的五條特別的注意，我要各位注意的是第六項，就是我們當『終身用聖潔、公義、事奉他』。請注意『用聖潔和公義』這句話。

(壹)聖潔和公義是兩種相異的特性。聖潔和公義，不是相同的，乃是兩種分開的德性。它們不是一種德性的兩個名詞，乃是兩種德性的兩個名詞。英國有一句格言說：『假使你要注重一種思想，你就會用兩個相同的字去形容它。』在英國祈禱書的第一頁上，就用這種說法，如『承認和認罪』，這不是指兩件不同的東西，乃是

形容一件東西時所用的兩個字，其餘的例，就可照此類推了。

當我們論到聖潔和公義時，我們並不是用兩個字來形容一件東西，乃是用兩個字來形容兩件東西。我們若以為它們是一件東西，那就想錯了，它們雖然是聯貫的，却是不同的。原來聖潔是指着一種性質，公義是指着一種傾向；聖潔是指着一種空氣，公義是指着一種態度；聖潔是指着心裏的情形，公義是指着外表的舉動；聖潔是指着性格，公義是指着行爲；聖潔是和上帝有關的，公義是和人有關的。

『聖潔』是俗人所嘲笑的一個名詞，也是熱心之士所竭力追求的，更是那些要儘量得上帝的恩賜的人所熱烈切望着的。但是，大多數的人，却把它忽略掉，因為它是遠離實際的事的。一天，有一

個有地位的基督徒偶爾對我說：『我不信聖潔的事，』我聽了這話，就用了我所以爲是合宜的態度回答他說：『但是，上帝却以爲甚善。』經上豈不是說：『要追求聖潔，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。』當主將被救贖者領回家（即錫安山）時，他們要經過那稱爲聖路的大道，就是污穢人所不能經過的路，但是，那些本來是不潔的現在却已成爲聖潔的男女，也在這條路上行走。

諸位不要看錯聖潔不是良善，嚴格的說來：『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沒有良善的了。』這就是說，我們之中，是沒有甚麼人十分不受試探的，不論你作基督徒多少年，你總跳不出試探的範圍，俗語說：『許多馬是走到了山麓纔失足的。』

聖潔不是無罪，一個罪人是永遠不能無罪的；你懷疑這話麼？！

請你想一想，你將時常成爲一個罪人；你雖是一個蒙恩得救的罪人，却仍然是一個罪人。雖然這樣，但是，天上所唱的詩歌却會這樣說：藉着基督的寶血，你的罪惡洗去了。但是，那些罪還是記在你的紀錄上。你若回想自己是怎樣從罪裏被救出來，那也是你一部分的榮耀。假使你說你沒有犯過罪，那便是自欺了，有時你只能欺哄些愚直的人，却不能欺哄其餘的人，因爲他們知道你是在胡說。

聖潔不是無罪，因爲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就是上帝；只有一個人是無罪的，就是耶穌；此外，只有一個人是暫時無罪的，那便是亞當了。成爲無罪，並不是成聖的意思。閉上了眼，不知道世界的惡，並不是聖潔。使你的親愛者不知道有邪惡，也不是使他們成爲聖潔。

知道何爲善，何爲惡，並能揀選良善，那便是聖潔了。聖潔是指本性裏面沒有劃分之事，（就是有幾分傾向這面，另有幾分傾向那面，）使這兩部分合而爲一。在英語中的『全』（Whole）字，乃是『聖』（Holy）字的語根，我若成爲一個圓滿無缺的人，並將我自己全然獻給上帝，那便是新生活的開始了。我的心意若全然奪回，都順服基督的律法，這樣，心裏交戰的事就止息了。這樣看來，聖潔便是完全無缺了。

論到『公義』，幸虧經上還有相當的界說，在路加一章六節裏，曾論到撒迦利亞和以利撒伯說：『他們二人在上帝面前，都是義人，遵行主一切誠命、禮儀，沒有可指摘的！』那就是公義。你們若是遵守誠命，照着它去行，就沒有可指摘之處，那就是遵行上帝

所吩咐的，那就是公義，也是高尚的美德。我們的主，自己是公義的，因此，他就捨己，『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，爲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。』——這樣，上帝就是公義的上帝了。但是，單有公義，未免是一種嚴厲的特性了，人能成爲公義的，却沒有情，他能成爲公義的，或能尋求公義，却沒有愛情。你若遵守誠命，並嚴謹的守律法的儀文，却不能對於鄰人盡所當盡的義務。一個嚴厲的公正的人，幾乎可說是沒有公正的，你雖能遵守律法的儀文，却失去最優美的東西。但是，公義是一種很大的德性，是人們所很需要的，如果我們可用一個『全』來代替『聖潔』，那麼，能代替『公義』的便是『真』字了。

我們應當又全備、又正直，『全』是指一個智、情、意、相合

的人、用全力注於一點，並將自己全然奉獻於主。『直』是指一點也不紐結，一點也不彎曲的意思。我們若要稱呼主名的人，就必離開各種的不義，各種不公平的事，或任何不正直的事。基督爲我們捨己，爲的要救贖我們脫離一切的不義、一切彎曲的事。他『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，並熱心爲善』，請注意這裏所說的是『特作自己的子民』，不是說『作奇異的子民』。你們若是屬乎基督的，必須有時打起膽來，而不怕獨立，（如路得），但，也不使自己和人家兩樣，你們應當只求全備和正直罷了。

現在我們已決定聖潔和公義乃是兩種德性，不是相同的；但，都是需要的，這是第一件應當注意的事。

（貳）第二件應行注意的事，就是一個人，或許是公義的，同時



，却不一定是聖潔的。這話，你們或許和我表同意；爲什麼呢？你們或許會認識世俗的人，就是有高尙理想的人，擁有基督教所有的副產物，却沒正式承認基督爲他們的主。他們常享受基督教文化的利益，並浸潤在基督教的空氣中，却不知道自己所享受的利益有多少是有賴於基督。不但不知道，反而要加以嘲笑，他們說：『不用注視宗教，不用注視上帝；我們的信條就是要行義，不要怕。』這好比是說：『不用留意呼吸的事，只管站直。』是的，你若不呼吸，祇能站立片刻，却不能站立長久；你或許是公義的，却不是聖潔的。有些人說，他們比一些加入教會的人好得多了，所以他們不願意加入教會，也不願意和基督徒來往，所可惜的，就是他們所說的倒是實情。在現今的世界上，有些人的道德和正直的行爲，真是要

比那些有過上帝的恩典的人、和一般自以為是良善的人、要好得多。但，這並不是事情的結局，如果這般人不是那樣的好批評，他們的人格必要更加好一些。如果他們有聖潔，和他們聯合他們的公義，就能達到最高的一點了。

還有一般人，他們雖有些微的聖潔，但是，他們所最注重的却是公義。他們雖是公義的，却缺乏聖潔，他們雖已重生，雖已靠着聖靈而入於門，但是，他們却靠着肉身使他們自己成爲完備的。你們也許很明白這一點，因爲以前你們也是這樣的品行；幸而到了今日，你們是不再靠肉身了，因爲你們藉着神的恩，已被高舉起來了。我確信凡接受基督所賞賜的生活的人，有時也會發生錯誤的思想，那就是要想靠自己所有堅強的人格和意志力，使他們自己成

爲完全的，你們若有堅定的意志，那是應當感謝上帝的。但是，你若以爲藉着自己所行的，就能達到完全的境界，那是錯誤的，你們必須藉着基督而入門，也必須藉着基督而前進。但是，我所提及的人，他們心目所專注的事，不是靠聖靈的能力而活着，乃是要遵守上帝的誠命。他們把自己放在律法的權限之下，使他們無論在何時何地，都受捆綁，他們所以守誠命，不是因爲他們願意這樣做，乃是因爲他們以爲守誠命是理所當然的，他們早晚只想到公義，他們要使行爲正直，要照着自己的律法觀念去行，一點也不想到所行多麼於人家不便，因爲沒有上帝的愛澆灌在他們的心裏。總之，一個人成爲公義，是可能的；成爲聖潔，就沒有這樣容易了。

(叁) 如果我說：成爲聖潔，是可能的；成爲公義，是不很可能

的；那就要引起若干的疑問了。初聽之下，你們或許不信這話；但，這是實在的情形，而爲我們所應當記憶的一點。有些人還沒有想到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分成兩方面，他們雖與真正的聖潔有過接觸，對於真正的公義，却毫無親密的接觸。他們所注意的，只是經驗，不是實行。他們所注意的，只是內省，不是去觀察上帝的律法和基督向他們所要求的。

我們已說過，以實用爲主的人，是用心在正經的事務上，却不多到祈禱會去，也不多讀聖經。另有一部分的人，他們常到祈禱會去，他們常讀聖經，並且每早起來，就這樣行，却忘記了平日行道的生活。我們中間也有人會這樣想，那些關於公義的，其他途徑是不足介意的，他們也忘記了最高等的道德，就是聖潔。我們應當覺

悟我們所要求的，不但是屬於精神生活的聖潔，而且是屬肉身生活的公義。我們不但要藉着經驗和上帝接觸，更要藉着我們所行的義和人們接近，並歸榮耀於基督。我們不可口裏唱着『用工時去成聖』的聖詩，而實際上却用工夫去閒談，以致毀壞了鄰人的名譽。我們不可一方面感覺神靈的運行，一方面却忘記付我們的捐項。

生性好批評的人常會這樣說，這般人的公義既沒有成熟，所以他們的成聖也是虛偽的。其實不然，他們的聖潔是真實的，他們和上帝的接觸也是真實的；只是他們沒有警覺的良心，也沒有振作的悟性。

干與大戰的頓那爾德罕刻氏 (Donald Hankey) 在所著的優美生活

中的大主宰裏有幾句話說：『道德是聖潔的結果，但並不是聖潔，

而且雖沒有聖潔，也能獨立存在。單純的道德是消極的，聖潔却是積極的。道德好比是冰，聖潔好比是火。道德是慣例的，聖潔是美麗的。道德是自足的，聖潔是謙遜的，且有大願。道德是屬於世界的，聖潔雖在世上，却是屬天的。道德是能達到的，聖潔是無窮的，而且是永存的。道德不過是不作惡，聖潔却是盡力爲善。道德是受理智的管束，聖潔是受愛的管束。『那是一個稱爲『用武的大學生』的人所寫的，我雖不敢說，你們和他說的每一句話表同意；但是，他所說的，却是特別的透徹。現在再請你們注意別人的話，即別人祈禱的話，『賜給我們意志，使我們能照我們所感覺的去行，賜給我們工作的能力，使我們能照所知的去行；賜給我們鋼鐵一般的意志，使我們能襲敵人之後。我們不求智，主啊！我們所求的是

意志，這是我們所急切需要的，惟願我們能在深沉的意志之上，建立行爲。』你們要在聖潔之上加上了你們的公義。

我們且舉一兩事爲證，大概爲基督熱烈傳報其福音的使者，當莫過於佐治魏德飛特（George Whitefield）了。凡知道他的德性、他的服務、和服務的效果、的人，無不承認他爲聖者；但，他却是一個蓄奴者，並專用蓄奴所獲的利益去傳播福音。他真是一個聖潔的人，但是，在那一件事情上，豈能說他是公義的人呢？不過，在他的時代，大公衆的良心還沒有受過教訓，這是和我們現世的人的良心不同的。

有名的佈道家查理芬納先生（Charles Finney）說：有一個酒館的主人，一旦得了重生，就在其賣酒處創立了禱告會。我想，若在今日

，一個酒館的主人回頭以後，他就要將那酒館停業。這就是舊日的看法和今日的看法彼此不同的所在。

有人說，從前屬英的康瓦爾 (Cornwall) 省人，也開常禱告會，常有人們的靈被上帝的能力所感動。但是，他們若發見了遭難的船，他們就要燃火引誘該船觸礁，然後感謝上帝，因為他們從破船內得了許多利益；我敢說，他們是聖潔的人，却不是公義的人。

又，我們後裔一定要回想我們所作的事，並且會這樣懷疑我們，既注意於成聖的生活，怎能在自己和大眾的言行上容許一些他們所認為十分不當的事。

如果諸位容許我，我就要講一個使諸位發笑的故事：有一人入了美以美會的一個小教會，當場就得了重生。這種當場回頭的事，



是可能的，因我已親眼見過數百次像這樣的人，如果用救世軍的口氣來說，那是『好好的得救』了。他也參加各種禱告會，但是，其餘到會的人却知道他不但是一個盜捕者，並且還繼續他的盜捕生活，因此，他們都起了反感，但是不能解決這個大問題，等到總主任來到他們中間，他們就把這件麻煩的事推到他的身上，並對他說：『這個人是一個誠實人，他時常禱告，所以我們不要傷他的感情，或得罪他，但我們不知道應當如何處置纔好？』那位主任聽了這話，因為要採取和平手段去對付他，就對他說：『聽說你曾經重生。』那人回答說：『是，先生說的對。』『聽說你本來是一個盜捕者，你現在常捕兔子麼？』『是的，現在還是這樣，自從我重生以來，那些動物仍然跑入我的陷阱中。』他說話時，一點也不害羞，因

爲不知道所作是不義的事；等到他看清楚他是作錯了，他就斷絕了那種生活。以後，他做基督徒，不但是聖潔的，也是公義的。

我們也當如此行，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宗教實行出來，不要只有幾天的狂熱，徒然感情用事，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言行實地的改正，並將上帝所用試驗一切事的標準應用起來，就是藉着我們言行上的公義，將我們的聖潔實行出來。格蘭斯登 (Grastone) 說：『我們是天天在大事上、小事上、或不可捉摸的事上、受試煉，並准許我們所信的宗教毀壞我們的道德。』這幾句話，真是值得記憶的。有了聖潔的人，往往會忽略公義。有些基督徒，雖缺少偉大的理想，或缺少你所具有的一部份的德性；但是，他們也許會具有你所全然缺少的德性。

(肆)現在我們要提出第四段意思，就是說，這兩種德性都是少不了的。試看約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就知道主在一個令人驚奇的禱告中稱呼父說：『公義的父啊！』又在另一處稱呼父說：『聖父啊！』我們的父是又公義、又聖潔、全然真實、又全然公義。他的聖潔，使天使在他面前用帕子蒙上臉；他的公義，使他赦免世人的過失，寧使自己在十字架上受說不盡的痛苦。我們當以上帝的心爲心，經上說：『你們要聖潔，因爲我是聖潔的。』又說：『你們的公義，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上帝的國。』

在新約上，這兩個字曾有兩次在一塊兒運用。羅馬書第六章第十九節說：『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，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，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，以至於不法；現在也要照樣

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以至於成聖。』若這兩種德性都有，——就是公義和聖潔，——那一個應當在前，那一個應當在後，這是不關緊要的事。以弗所書第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說：『又要將你的心志（那就是說在性質上）改換一新，並且穿上新人；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，有真理的仁義、和聖潔。』在這裏，既有公義和聖潔，又有聖潔和公義，這二者常是並列的。

你們的公義能保持你們的聖潔，使不致於太軟和，同時，你們的聖潔則能保持你們的公義，使不致於太嚴厲。你若有這兩種德性，這兩種爲上帝所給的恩賜，你就能『在基督裏成爲完全人』。至所說的公義，不是我們的公義，乃是因信基督耶穌而來的義，這義起先是算爲我們的義，後來却成爲賜給我們的義。你們教訓孩子的

或養育自己的兒女的人，必十分明白這層意思，就是你們若要使自己的兒女有某種特性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獎勵他們。你若告訴孩子說：『你是勇敢的，』他就會成爲勇敢的，上帝也是照着這種原理而行，他將我們算爲公義的，所以我們就成爲公義的，因而變成了義人。

在英國改進黨的政見流行之時（1836—1849），就是在製造廠還未曾興起以前，人們常在小茅舍裏工作，希望能得些微薄的薪水。在刻特靈（Kettering）地方，有一個基督徒，把他的織襪的機器裝置在一個食品雜貨鋪子後面的一個偏屋裏。食物是他所急切需要的，但是他所掙的錢，却不穀買他的妻子兒女所需用的食物。他這個飢餓的人，是每天早晨起來在他所渴望的堆積着的食品中走過去，他

把兩拳握得很緊，自言自語地從這中間走過去。而人家却想他是一個對於社會有危險性的激進派的人，他們就仔細探聽和偵察他的舉動和言語。他雖時常在食物當中走過，而腹中却是異常的飢餓，因此，伸手偷竊食物的試探，是在所不免的，他就不住的重複說着：『願純全和正直保守我。』（詩篇二十五篇末句。）這就是提倡聖潔和公義，是照着舊約聖經表意的說法，因為『純全』和『聖潔』相同，『正直』和『公義』相同，但是，在前的兩個名詞都含有『完全不缺』之意，在後的兩個名詞，都含有正直的意義，『純全』和『正直』保持了他，但願它們也保持了我們。

在屬法的斯特拉斯堡 (Strasbourg) 城裏，從前有一個有名的說教者，他的名字叫作討勒爾 (Tauler)，他所宣講的是一種靠行義得救而

毫無勢的宗教，正與蘇格蘭的察麥茲博士 (Dr. Chalmers) 在以後所宣講的一樣，不能在聽衆之中增加生命。但是，上帝藉着遊方修道之士所說的話，和他接觸以後，他就退到隱居處，並知道『聖潔』的意義是什麼。當他第二次現身說法時，他所講的道就十分有感染力，使聽者知罪，而用聖潔、公義、度日。有一天，某人寫一封信給他，說：『先生啊！我求你爲上帝的名發一次教訓，說明現在的人怎麼能在精神界達到最高之點。』於是，討勒爾就登臺說教，把他的思想分成二十四條項，告訴了一般心意迷亂的人們。我恐怕他只講論了一半。而一般聽講的人就會覺得不耐煩。撒迦利亞會告訴你怎樣達到的方法，他不會告訴你廿四個項目，只告訴你兩個項目，就是：（一）聖潔；（二）公義。這二者都是那公義者和聖者所賞賜的，

他必賞賜你內心的經驗和實行的能力。戴德生 (Hudson Taylor) 在其獨自讀這冊基督包含一切的小書時，曾讀到以下這幾句話，心中非常快樂。『人接待主耶穌，是其成爲聖潔的根源；人珍愛主耶穌，是其在聖潔上有進步；認主耶穌無時不與己同在，那便是聖潔的成全了。』容我也說，如果我們爲造就我們的心智、行爲、和心裏的經驗、去接待主耶穌，那麼，我們的公義也必得成全。

我們應當一生一世用這兩種德性，不是只在禮拜日用聖潔和公義而在禮拜一就置之不顧了；我們應當天天用聖潔和公義。我們不能第一日用聖潔，第二日用公義，我們不能將這兩種輪流着用；我們天天應當聖潔，同時，天天應當公義。撒迦利亞說：『有清晨的日光，從高天臨到我們。』我們或許記得『義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



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』就是到了我們十分完全不缺、十分正直、的日子。

到末了，我們要問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？關於這問題，我們曾聽人們說過，而我們自己也曾加以思想。現在我們要立志達到上帝所願意給我們的最高尚的人格，我們曾用過心思：却不曾達到目的。我們曾有過沈思，有過期望。現在讓我們把生活奉獻給基督，使你和我都成爲又全備、又正直、的人，使我們那無益的後悔得蒙赦免，使我們能在上帝的道上，堅毅、果決、的行走着，不犯罪，不後悔，不跌倒，不立新志，不膽怯，不希望，却懊悔我們已往的偏見和失敗的情形。我們應各人求得一種平衡的生活，並當這樣祈禱說：『主啊！我豈要永遠如此麼？此刻你願意運行在我裏面，使我

有自責而愛你的聖德，使你得見你自己勞苦的功效麼？此後，我們要終身在他面前行走，直到我們能面對面的見着他。

